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〇

柴村詩鈔五卷附二卷柴村文集十二卷末一卷（柴村文集十二卷

末一卷） 邱志廣 撰

一

鄭中丞公益樓集四卷 鄭二陽 撰

一六五

何陋居集三卷 方拱乾 撰

三六七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六卷 釋道忞 撰

四七五

紫峯集十四卷 杜 越 撰

五一一

石莊初集六卷寒崖近稿二卷敦宿堂留書二卷鴻桷集二卷鴻桷續集二卷

恒山存藁二卷（石莊初集六卷） 陳弘緒 撰

六六七

序

凡人心有所動必有所思一有所思卽有所言而言之至精至粹者則爲文文顧可以忽乎哉故學富才贍之士無論升沉顯晦莫不欲一吐其胸中之奇以自鳴于世而其文之傳與不傳則亦有數焉彼夫位望通顯功

序

業赫奕而文采風流復足表見于天下後世者固代不乏人也至若里巷之士閉戶讀書中有一真得作爲文章以自娛樂彼曰不求人知而人亦無由知之矣而要其潛德幽光待時而發譬則珠玉之藏山輝水潤其光發萬丈又孰從而掩之門人邱子

性善予乙酉點試時所拔山左亞卷也携其祖司訓洪區公文集來遊

京師

而丐序于予予素拙于古文詞

而先生之文則有引人入勝者語道則自鳶魚飛躍推而極之天地鬼神之微論人則自漢唐宋明上而溯乎黃農虞夏之盛

序

二

談理則自易書詩禮春秋一以貫乎闢閩濂洛性理諸書之奧內而祖父兄弟之賢明表揚昭著外而親戚朋友之情話往復肫詳嗚呼盡之矣文本乎情情深而文明文根乎理理達而詞徹文生于氣氣到而神流斯亦極宇宙之大觀而無憾矣然先

生又非特優于文而已也今讀其蝶庵自藥一書微言大義凡百餘則類有得于紫陽語錄之旨而身體力行之則先生之寃心理學而底于精涵養德性而臻于粹且堪入先賢之傳而分俎豆之馨焉又寧第言語文字云爾哉是爲序

序

三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陽月穀旦浙東馮佩實拜撰

序

予自束髮受書卽聞海內藉藉爭傳冢宰月林邱公櫛之名及讀其四書摘訓剖析精微閱其疏稿文集敷奏凱切亦名臣亦偉儒固凡已仰若山斗矣乙酉之秋予奉

簡命點試山左得亞卷邱生性善文

序

一

心甚賞之闡後來謁詢其家世卽月林先生之五世孫而乃祖司訓洪區公猶親沐君子之澤于五世內者也吾意其家學淵源必有名山石室之藏因索其文集而觀之凡二百篇首太伯文王論重讓德重至德也終成作入卿賢呈詞而結之以蝶庵

自藥自信其有得于文章性道之旨而無愧爲鄉先生也然則公之自命蓋可知矣而其間論說策若干序傳記若干辭解議若干碑銘祭文以及雜著凡若干其謀篇之或短或長音節之或疾或舒罔不中程焉則先生之博物洽聞宏中肆外正猶大

序

二

海汪洋而魚龍出沒變現于其間也豈尺水興波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予于乙酉榜發後已將門人邱生時藝選定而序之矣今讀洪區集中所載邱氏家乘歷世多名進士詩稿文集著作如林與月林先生前後相輝映始信瑯琊邱氏爲山左文獻

之傳也予是以不揣固陋而再爲之序

雍正四年歲次丙午嘉平之月朔二日江右魏方泰拜撰

序

三

柴村文集目錄

卷一 論三十五篇

泰伯論

文王論

武王論

伯夷叔齊論

伯夷太公論

鄭伯克段論

鄭公子忽

衛文公不禮晉

桓文論

弦高論

申包胥伍

子路彈琴

左氏論

秦皇論

秦皇漢武論

辨項藉論

范增論

李左車井陘

魯國紇誦論

留侯論

賈誼論

晁錯論

霍光論

蓋寬饒論

光武論

嚴子陵論

馬援待梁松

柴村文集

目錄

班超論

班超待李邑論

陸績論

漢書古今人表帝

荀彧論

彌衡論

陶母剪髮論

謝安淝水之戰論

卷二 論十九篇

論文、易論

書論

詩論

禮論

春秋論

擬顧覲之定

制義論

復八股論

繼母論

福極論

論寬嚴

論人

論財

論力

政惡欲惡不

邪徑失道論

無慶而懼論

千古忠論

卷三 說十四篇

闕里說

叔姬演說

硯谷說

南極老人說

東施西施南

東昏易說

君子抱孫

二子荷蓀說

慈孫說

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說

檀香山檀樹

破甑不顧說

黃絹衫說

三事喻衍說

卷四 說二十四篇

善說

說心

胆識說

瞳人說

瞽說

林木孤松說

塞翁失馬說

名輕利鎖說

虎負子渡河

名馬說

三堂說

小駝老頭說

一瓶老醋說

捕鼠之鼠小說

翁鳥二種說

柴村文集

目錄

螳說

蟹說

四種菊說

燈說

為失天人說法

李善室親家

予別玉斯兒且一年矣昨

眉說

夢說

卷五 策十三篇

問湯文孔子

問樂毅六月下齊七十餘城期年

問知何如

不能克當與卽里何前勇而後怯

樂毅策

問王蠋田單

問蕭相如

問蕭相如完璧歸趙

法於廉頗何如

問平原君乞師救趙得失何如

問荆軻刺秦

政役

果二人優劣何如

問縮高不從攻管之命安陵君不廢

太府之憲信陵君之避舍綈衣何如

問高帝入咸陽除秦苛法

武入河比除秦苛政何如

問高帝既約三章之法丈
帝何又除牧督之令與
問匡衡治性
正家疏何如
比管樂何如
卷六 序八篇

韻府羣玉序

喜雨小序

落葉詩小序
附詩鈔
賀鑄區兄七
十九歲序

作訓詰序

贈曉晨大士序

爲一區兄賀
將八家序

賀商衡侄舉晚子序

卷七 傳十四篇

曾門三世傳

彭澤令傳

楮國公傳

馬給諫見
素先生傳

孫太守傳

第五明經傳
山西懷來道
傳

蜀南部令傳

廬州太守傳

邱近瀛傳

莊家姑傳

龍門先生傳

柴村文集

目錄

三

趙文陽傳

梁秀仲傳

卷八 記十二篇

互鄉記

顏舍事兄小記

記賈公逸事

記方伯六區
見逸事

長清訓度熙八
年三月病記

萬壽藤校訓
記至言與所

弟同盟逸事

記州異聞

記至言與所
千葉緒小
石櫓記

高客記異

記異

卷九 辨五篇

春王正月辨

呂武二牝辨

民母辨

謗譽辨

名字諱號辨

卷十 解六篇 議二篇

四大解

教官解

柴村文集

浮文妨要解

休致解

八蜡解

宋四氏從祀啓聖議

狄梁公所存四祠議

卷十一 碑銘祭文十四篇

李峽南年
丈碑文

長清南崖朱
先生墓誌銘

袁薦告簡
肅公墓

告曾祖墓

告祖父母墓

告先君墓

告先母墓

告仲兄善吾墓

告先七伯
及伯母墓

岳父李翁祭文

告殉女正姐

祭邱率如庭
文

詰尸虫文

生日文

卷十二 雜著二十八篇

生仲尼考

爲離騷大玄作

淮南王殺
辟陽侯

無踰老臣

劉向三十年
不遷官

通天地而不
通人謂之技

柴村文集

目錄

四

漢孫初度
作此示之

長子生五男
兒故有此作

題劉子羽
狂遊草

文魔述

堯瘦

虎媽墳

有錢買得
鬼上樹

老鼠告猫

老鼠告猫爲
作蕭狀一紙

一穗歸主

鬚宜晚生

爲諸種花題

丈八佛

元宵燈火

眼前花

瘦狗

猫來

葉

楚瓜梁灌

牡丹芽

戲作入卿賢

蝶庵

五

邱先生文稿小引

人之言曰理學家不主文辭其然哉伊川考亭原弗能古文辭人以其嫻於理道寬望薄責於文辭藝苑之間可耳曷至以其故而廢藏名山傳其人之業乎漢儒若韓嬰之於詩京房之於易其斑駁陸離如三代法物而近世王文成文言從文順意自辭出視歐曾何讓焉余既傳邱先生復得其所著百餘篇蕭寺中反復讀之其尚論今古類蘊文忠海南志林孔子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欲學者之有言也宋之儒膠而固隋之儒僭而襲先生其鑒於此而爲文者哉彬彬之辭駁不違道

織水李煥章拜具

邱先生傳

諸城邱先生志廣字弘區號蝶庵簡肅公從孫也生穎異幼好學沉潛有大志爲諸生年二十四督學王公宇按部至性嚴重諸名雋鮮當意者得先生卷大驚曰顧安得是顧安得是置第一先生讀業大勞山中時天門後白道人弟子甚衆先生一一詢之不爲意齊仙翁本守執爨厨寮先生見而異之謂此七真嫡子也從之學求口訣本守曰君儒者當闢闢濶濶濶濶之旨此非君所學也先生時時得本守談說有悟入疑道可成矣輒病病且甚其兄某挽之歸歸而復理舉子業安邱馬通政公從龍聞其名慕之式廬而請從定交曰我朝自文清邱先生傳

文成白沙敬齋後學者寥寥况吾輩在齊魯間非他方可比乎當共勉先生始憶本守所告語遂俛首下帷冥坐沉思久之有省後通政公爲邑令所蜚中禍巨測先生倉皇赴其難通政公戍都勻會赦歸後之江南逆旅而死先生徒跣足繞墓哭幾絕或勸之先生曰吾不慟馬公慟理學自此失墜也自是先生意緒忽忽若無意人世者先生生平教授生徒侍讀單公若魯輩前後咸負篋焉更汲引後進諸貧窘子弟賴以補學宮者甚多時齊仙翁中舉已久先生往大勞尋舊從遊處惘然久之先生貢例入太學遲二十年日却掃坐德滋堂庫書單心研究着書一爲理學函發明諸大儒精義一

爲子史函評臨古今成敗得失是非一爲騷賦而此物連類託意屬辭自屈三閭文圖令以下無讓也先生文尤長于議論往往翻昔人成案洋洋灑灑累千百言皆中欵會而不詭于理先生更潔庭宇治園圃論茗摘蔬蔣卉木松竹作小令以遣逸興時有會心引阮長嘯人過其旁嘆曰此蘇門遺響也晚年先生閱張長白先生傳曾受有司津遣爲邱園祭酒官如元山長今教諭訓導類僧衲之住院寺羽流之任官觀無害也遂爲長清司教訓化濟西學者濟西學者銳然事程朱之學自先生始無何投劄歸年八十三沒子玉斯博綜精制義屢試場屋皆幾售弗果明經擬授官以疾卒玉待善屬文邱先生傳

二

稱名下士有父風先生天資高邁服道精勤馬通政公嘗曰吾篤實聰明皆不及蝶庵其爲所推重如此先生著述頗富多散失有文集數卷藏於家云樂安末學李煥章曰余少時郡之南以理學著前有簡肅後有蝶庵祖孫相承甚盛也吾山左當漢時諸儒以百數而邛邪蓋公爲之冠蓋公本儒者好黃老曹平陽用其言而齊大治至今稱賢焉先生嘗入大勞從齊仙翁學至病始歸殆聞蓋公之風而振起者乎今先生以學行宜享普宗而大勞尙供先生木主侍齊仙翁亦宜一大異同也

泰伯論

單食豆羹見於色讓豈易事也哉以天下讓則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直視之若敝屣矣此其中有名焉則好名之人猶不難以萬乘易一名蓋名與利固并重者也而名復歸利之上利暫而名長利穢而名清此好名者所以能讓也若無得而稱則名復未之聞矣泰伯之時何時哉於殷則全盛之際而周則太王播遷之餘也荒高山而居陶穴周且幾幾乎不得謂之國矣泰伯一遷國之公子耳安所得天下而讓之讓也者謂人以天下與之而莫之受如巢父許由云者刑鑿之逃伯固岐周亡公子也奔竄流離文身斷髮不知者以爲匹夫知之者以爲侯裔無天下也而何

柴村文集卷一

論一

以讓天下無以天下與之者而何爲以天下讓惟是奕世之後孔子彰往闡幽邇曰以天下讓耳於此曰民無得而稱豈惟民哉非孔子之聖固無此千古絕頂之識也嘗試論之凡人家國之將興也仰瞻乎祖德俯察乎孫枝不必其富貴光顯而始知之也祖德不足則岐嶽之子孫不足恃不見其子孫則祖德之杳茫亦無憑周自后稷公劉以來其積德也久矣且禹發於身契發於其後曾是后稷發祥於巨跡而有粒我生民之功其子孫如不富者雖鼠伏戎狄固未聞有所謂違命也盛德之後百世祀周之子孫有不與禹與契同膺天命而食其祖宗之報者哉且公劉太王世爲賢主而古公生三令子季歷復生文王極報之

中定已大異羣兕矣太王實始剪商以聖孫之非常知

終集乎大勳泰伯有讓商之心亦以從子之不偶知必終

全乎服事也泰伯之時商之盛極矣此東鄰殺牛時也如

火之烈而薪已盡如花之爛而氣已脫有將衰之機矣周

既積善於其前而昌復鍾靈於其後太王曰我祖宗之德

食報於此矣而泰伯則以爲不然伯之心非古公之心也

古公之心在大其祖宗而泰伯之心則在於全其君臣也

夫子謂三以天下讓吾誠有以窺之矣泰伯見商運之將

衰而周德之日盛也以謂吾爲古公之長子後世之有天

下者非吾之子孫其誰與歸逃周者讓商也身廢爲荊蠻

之人其後安得享剪商之福此一讓也伯去而仲雍嗣矣

柴村文集卷一

論二

仲雍嗣能保其後之不剪商耶偕雍逃周偕雍讓商也此

再讓也伯仲去而季歷嗣矣既遂太王欲立之心而復遂

泰伯欲讓之心泰伯之讓迹似近於讓季而心實在於讓

文意在於讓文而實在於讓商太王之剪商也見有昌也

謂集大勳者此兒泰伯之讓商也見有昌也謂終服事者

此兒太王之知文固不若泰伯之知文尤爲知文之至者

也泰伯惟知昌故讓季以及昌泰伯惟知昌之能服事故

讓昌以讓商也此三讓也武王牧野之舉伯之所不及料

矣泰伯之絕嗣以終亦伯之所不及料矣但爲商延一日

之祀卽盡臣子一日之心此泰伯意也非孔子亦孰得而

知之

文王論

禍福之如環也福也而或爲禍所伏禍也而或爲福所倚

誠有不可以預料者獨是身爲至德或匹夫而具公輔之

器或百里而爲帝王之資卽福而禍繼之憂爲福堂固不

可以禍而遂變其志禍也而福繼之福爲興機是尤當以

福而愈深其謀禍也福也皆至德之人可以動忍可以奮

起者也如文王者后稷之苗裔也稷與禹契同事舜爲

五臣禹爲大司空契爲大司徒而稷教稼穡爲司農此俱

有帝王之資者也禹於身王矣而稷如故契之後至四百

年而生湯代夏爲天子矣而稷之後如故又六百年始生

文王公劉太王王季皆能繼稷而世世累仁積善之家必

柴村文集卷一

論三

有餘慶慶之流也是將在文王馬與九侯鄂侯同爲紂三

公百里侯封入爲宰輔是寧不可爲福也哉迺以九侯鄂

侯之殺慨然太息遂囚之羑里且殺其子伯邑考卽演周

易於桎梏三木亦幾幾有不免之慮孔子曰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憂者憂禍之已及患者患禍之未已當是時也內

文明而外柔順文卽善於居禍善於免禍而三公之榮成

昨夕之夢四海之歸等明日之陰晴矣向非散宜生以權

而救其主用美女名馬之計安知不借九侯鄂侯同罹於

禍之大耶噫福兮禍所伏誠爲叵測而至德之人動忍在

斯禍亦何傷耶釋之而命爲西伯賜斧鉞專征伐回觀羑

里之困寧不天壤也哉向之憂爲福堂者今實登福之堂

矣文王於此倘肆然鳴得意則以禍而轉爲福者安知不復變而爲禍耶迺陰行善於不悔歸寡澤及枯骨之仁而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虞尚質成漸而歸焉嗚呼文王於此卽欲不爲受命之君維新之主而天與人歸亦不得辭者矣后稷與司空禹司徒契宜近則發其身遠則發其子孫非一朝一夕矣至昌而始大其宗亦安得不王也乎文猶曰紂吾君也祖宗以來世爲臣子踐其土食其毛且分茅而爲列辟天王明聖爲囚臣尚念舊恩豈可於賜斧鉞之後而遂讐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以服事殷此周所以事八百之祚迥異於夏商兼獨出於古今也身爲至德禍也而亦修德福也而亦修德福而禍福外至者卽不可必而拳拳修德固不以遇而移也此百里而帝王文之所以爲文也若匹夫而具公輔之器者亦然宋之呂氏庶幾近之

柴村文集卷一

論四

武王論

君臣之義千古來重之矣以相生而言則首父子而及君臣以所關最重則首君臣而及父子惟君臣最重故殺其父也而不敢讐羽淵沉痛崇伯之子何嘗不以舜爲君也哉武王之於紂君也牧野之舉前倖倒戈紂已衣珠玉自焚矣必三射之縣其頭太伯之旗噫甚矣南巢之放猶可曰比於桐宮此則近晉之桃園矣晉之弑君者穿也趙盾以亡不越境及不討賊之故而卽指爲謀主書之曰趙盾弑其君如武王手刃商之共主古有良史安得不書曰西伯發弑其君耶蘓長公論之詳矣稱古聖則則天者歸堯無間者歸禹而舜則與禹并稱焉稱當代則兩至德歸泰伯歸文王古也湯亦所不及也今則固未及於武矣此孔子春秋之微辭也南巢之放湯固孔之祖也且不得尼山一齒及之而况於武耶放也而卽不之許無惑乎於武之事而蓋稱之但置之不復道耳以紂爲囚其父美里武之讐耶則賜之弓矢命爲西伯專征伐獨非君恩也乎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獨非父志也乎君恩也而不之感父志也而不之繼敢於翻千古之局而就一時之功武王忍人也亦安得曰聖人耶元魏祀歷代聖王不及湯武其知所繫矣雖然不有報怨之人則施怨者不知懼不有於民之主則殘民者不知懲獨夫若紂王室之如燬久矣水也而溢深舉國有戒頂之憂火也而益熱普天有燎原之告微子

柴村文集卷一

論五

去也而不悟箕子奴也而不悟比干不難以七竅之剖而九重之虐而卒怙終不悛也匹夫匹婦呼天搶地亦何所控告耶天生武王所以爲四海生民之主而坐視普天之下同居水火中且岌岌旦夕不能待也而曾不爲之手援焉世有此仁人哉世有此聖人哉如武王者前則翻湯不敵翻之局後則爲漢唐千載征伐之祖千古一仁人也千古一聖人也又商由舊爲千古來生民出劫若武王者聖人之英雄也世亦安可少此人哉

柴村文集卷一

論六

伯夷叔齊論

千古聖賢其情有隱而未發者後學闡幽必有以抉其微而特揭之迺無負於尚論也如泰伯之逃尼山明其以天下讓且曰三以天下讓其與無得而稱之民始迥乎大異耳伯夷叔齊之讓夫子許之以賢許之以仁昭然爭光日月矣而叩馬之諫太公曰義士遂餓西山不食周粟稱忠臣者必歸之賢之仁之以其讓義之以其諫忠之以其死是固無容置喙者也有隱而未發者則讓也仁也適以成其忠義而人未之知也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其中有難測者以齊爲賢耶夷豈不賢者哉素兄弟之序而從父子之私中自有說未可臆斷也若兩人之必逃孤竹則吾知之

柴村文集卷一

論七

審矣夷齊皆負高世之識者也知商運之將終而天將新周之命此兩人者倘受侯封而儼然居乎一國改步之際從周則非忠商之心矣抗周則必從五十國覆宗而滅嗣矣以彈丸之地抗壹戎衣之天子夷齊非武王敵也叩馬時左右之兵尚父可爲之解若據孤城以抗大軍尚父可爲之解耶惟超然於社稷存亡之外諫可也卽以諫而得殺亦可也餓可也終以餓而得死亦可也後國人立其中子未聞其與周抗也有存孤竹之人則夷齊可以告無罪於先君矣不爲臣周之人則夷齊可以告無罪於商之先王矣此夷齊之本懷也若以爲齊之讓以天倫父命不重於兄也耶夷之讓以父命祖宗數十世所傳之國自我以

讓而斬之夷亦非通人也兩人之逃雖迹在於讓國而意則在忠商此當時之隱千古來未之發也關幽之士能不爲之亟白也乎

柴村文集卷一

論八

伯夷太公論

孟子論聖不及太公而言文王之見知則又不及伯夷錯舉而互見耶抑各有所長而聖不必居聞知之班聞知者不必其聖耶然同歸西伯則此兩人者俱文之友矣一得文之經一得文之權方其就養而共處於一堂也同床異夢吾嘗從千古之下尚論之夷立天下之大節者也望成天下之大功者也服事之心夷知之此夷之所以歸周也大勲之集必待太公而後成此文所以載之後車而終奏鷹揚之績也夷之歸周也曰王室如燬矣而君臣之義復耿耿於中終耻周粟而文之周非武之周也此其粟可食也倘文而無服事之心即九鼎三牲夷有食之不下咽者

柴村文集卷一

論九

矣太公之歸周也曰豐鎬間有王氣享后稷之餘慶而必能求清大定爲斯世斯民之主舍周其誰與歸就養焉可也此兩人者欲立天下之大節則始終於窮不肯以一飯之德友其父遂事其子欲成天下之大功非慕悅乎富蓋將以一綸之釣大其後無負於先夷之逃孤竹夷之讓也文之守三分文之讓也兩以讓爲德夷不歸文夷將誰歸耶即就養無碍於清若太公者固齊之廢屠而渭濱之釣叟也諸六韜而熟三畧終屠商而釣獨夫焉其歸周也文即不懷牧野之心而伐崇勘黎有不與子牙一商也耶文之養此兩人也諱報國之忠則訪墨胎之公子諱專征之畧則問磻溪之老人吾知不一待之也而一得其經一得

其權非文之執友也哉武於此兩人爲父執卒封呂望於
齊酬其功也亦曰此先王之所以遺我者也若叩馬而諫
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固念平昔相與之雅而武王
亦必曰此先人之舊也數予罪待以狂奴可耳釋之

柴村文集卷一

論十

鄭伯克段論

凡人處骨肉之變謀之最善無過於兩無所害倘遇不可
化誨之人惟防之極其周親不至於滅則爲善於處者耳
舜遇傲象而讓蓋之無碍於在床之琴舜真克諧之至而
使頑傲者不得而殺焉此舜之所以爲聖也周公東山之
破斧缺斨雖終有以勝晉叔而公之心則戚甚矣鄭莊之
於共叔段其兄弟則同產也既無嫡庶之嫌復無先繼之
異莊之心豈故欲縱其弟之惡而使之自斃也哉亦以其
母則生母也且生母而嫡者也愛共叔段生而然惡寤生
亦生而然婦人癖性誠不可回莊於此若守孝而固則不
免爲蔡世子之死矣殉母之愛而至於死於母誠孝矣寧
無負其父也乎春秋譏其失教就其事觀之姜氏之愛共
叔其偏不可回而共叔恃愛養成嬌驕之性則亦與母同
不可回者也惟防之極其周親不至於滅則爲善於處耳
周公破斧之誅周公之心戚矣若共叔奔奔共而不至於
死豈莊公不能殺之哉亦寤生放一活路令之餬其口於
四方耳既不至爲段所克而有亡國之禍復不至殺段而
有忍於滅親之慘莊於此誠權而不失者矣惟是姜氏欲
之焉避害母也而呼之爲姜氏不免爲失禮而卒置之城
賴待考叔言之而始從穴中出入融融洩洩則真大背於
聖賢耳若克段而善奉其母諭之以理洽之以情母子如
初焉則莊之處段且勝於周公之處管叔周公之於管也

柴村文集卷一

論十一

卒至於殺而莊公之於段也惟令之無害於國而復不至於殺其弟莊真友之至者也真處傲弟之至而有以全其友者也若後世唐太宗之於建成元吉喋血禁門其於鄭莊公且何如

柴村文集卷一

論三

鄭公子忽不婚齊論

禍福天也是非人也君子之立身作事亦求其是而已矣苟或無失其是福固是禍亦是也若欲求福而懷倖獲之心明見其非而惑於禍福貪得者不明卽終有剝焉吾亦弗之取也如鄭公子忽之於齊也齊再欲以文姜婚忽婉辭之必辭之卒失大援而無以立國竟被弑於高渠彌誰不曰忽之不婚齊爲失着之甚哉是大不然女如文姜觀其後之所爲魯桓死於彭生文姜殺之也齊襄弑於無知文姜斃之也殺其夫而汙其夫之名殺其兄而汙其兄之名弱魯亂齊以女子而釀二國之禍此其人何如者穢德彰聞當時未必無醜聲焉公子曰齊大非吾偶也婉辭之又曰以師婚不可則婉而必辭之也使當時懼齊之怒且欲借齊之援惑於禍福而悞婚文姜拉殺之禍將不在魯桓而在鄭昭矣等死耳死於潔得潔名焉死於穢得穢名焉穢而生固不若潔而死況穢而復得死焉亦何必貪齊之援而陷身於穢陷身於禍而求爲大國之婦也耶卽文姜尚爲閨中之人而未必已及於亂齊大非吾偶也以師婚不可亦未爲所見之不正也若渠彌之弑昭公先吾之固諫而莊公不聽公子忽亦何嘗昧於知人也乎莊之不聽莊何如英雄而不能知渠彌於壘禍福之來天也鄭昭公亦奈之何哉

柴村文集卷一

論三

衛文公不禮晉公子重耳論

惟聖知聖惟賢知賢然則惟英雄識英雄亦未有不然者也若飽經乎風雨又歷乎塵埃而能崛起自起爲一邦中興之主則其人固非常人也爲非常之人必有以識非常之人況以同姓之親值同病之際而其人更翹然傑出且相與共事者皆將相之才苟非無目有不於經過時物色之者耶衛文公何如人哉固於懿公失國之餘而齊桓廬之於曹與之門村及雞狗三百更錫之夫人魚軒者也既而爲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卒致駮死三千詩頌塞淵焉此其爲人賢不肖何如哉晉文爲公子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衛文亦非生而膏梁養於阿保爲深宮燕閒之辟也以險

柴村文集卷一

論十四

阻既嘗者遇人於險阻以艱難克畫者遇人於艱難以我之平昔體亡公子於困厄之中卽無關骨肉無關友鄰而路萍水亦宜憐而衣食之淮陰豈漂母之骨肉哉豈漂母之友隣哉哀王孫而進食一婦人猶知之魯衛文而不知此也耶僖負羈之妻其眼力實同漂母而於重耳固非骨肉友鄰也饋之餐而加璧雖後反以得禍而識英雄俊眼固千古傳之衛文何不若一婦人也乎倘衛文而爲凡彙匹儔吾無責焉耳衛文固秉心塞淵而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致駮死三千者也方其廬於曹也其視晉公子之路等耳桓之待衛也何若而衛乃不以此待晉也何居幾日耳遂不知以已而體乎人文乎其不體乎人也

之矣爲同姓之親在同病之際而不一加禮康叔之靈何不啓牖之唐叔有知其先同爲周之昭穆而於其子孫流離瑣尾竟不一憐焉祖宗何堪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而英雄乃不識英雄竟以此獲罪而有伐衛之禍衛文亦何以爲衛文也哉

柴村文集卷一

論十五